

中国外交官在

拉丁美洲

ZHONGGUO WAJIAOGUAN ZAI LADINGMEIZHOU

◎ 主编 李同成 黄士康

中国

人民出版社

中国外交官丛书



中国外交官

在拉丁美洲

主编 李同成 黄士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外交官在拉丁美洲/李同成, 黄士康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中国外交官丛书)

ISBN 7-208-03699-3

I. 中... II. ①李...②黄... III. ①中外关系-拉丁美洲-史料
②外交人员-生平事迹-中国 IV. D822.3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3335 号

责任编辑 关沪民

贺旭东

装帧设计 贺 强

美术编辑 杨德鸿

·中国外交官丛书·

中国外交官在拉丁美洲

李同成 黄士康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36,000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7-208-03699-3/D·639

定价 20.00 元

中国外交官丛书

总顾问 符浩

编委会主任 李同成

副主任 徐明远 金伯雄 蔡再杜

李锡龄 黄士康 喻明生

中国外交官在拉丁美洲

主编 李同成 黄士康

编委 王嵎生 祖金根

目 CONTENTS 录

4	墨西哥松林别墅的五位主人 / 黄士康
30	巴西有位平托律师 / 沈允熬
40	一次难忘的使命 / 王嵎生
48	在圣保罗设总领馆的谈判经过 / 陈笃庆
56	哥伦比亚的反毒斗争 / 杨 帆
76	我与卡斯特的交往 / 徐贻聪
88	从“阶下囚”到座上客 / 张宝生
106	从阿连德到艾尔文 / 黄士康
130	南极行 / 袁世亮
144	尼加拉瓜随笔 / 李金章
156	出使智利回眸 / 朱祥忠

中国
外交官

在拉丁美洲

196

与非法移民相遇在墨西哥 / 高守坚

210

“赤道之国”散记 / 王 珍

224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使馆作客 / 陶大钊

232

特殊类型的外交据点 / 林 平

238

冲破敌特包围圈 / 刘静言

250

阿根廷印象记 / 汤永贵

262

中古建交的前前后后 / 黄志良

270

在格瓦拉家做客 / 黄志良

276

出使牙买加札记 / 喻明生

286

出席卡斯特罗主席兄弟饯行晚宴记 / 陈久长

300

卡斯特罗与中国自行车 / 陈久长

中国
外交官
丛书



墨西哥松林别墅的 五位主人

黄士康, 1937 年生于上海。1958 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毕业后入高级翻译班进修, 后入外交部。先从

◎黄士康

事口、笔译工作。之后, 历任中国驻智利商代处和大使馆工作人员、随员, 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二秘、一秘, 外交部美大司处长、参赞, 中国驻智利、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大使等职。

人生格言: 生命价值在于为社会奉献。

黄士康



在

墨西哥城查普尔特佩克山丘的东南角, 有一个占地 10 多公顷的大院子, 四周围墙高筑, 警卫森严, 这就是国家总统的府邸——松

林别墅。我曾于1978至1983年和1990至1994年两度在我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工作。第一次担任使馆的研究室主任，第二次出任我国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大使。在这两次任期内，我曾有幸与松林别墅的五位主人，即墨西哥从1970年至今的五届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洛佩斯·波蒂略、米格尔·德拉马德里、卡洛斯·萨利纳斯和目前在位的埃内斯托·塞迪略——相识。这五位总统在国内政坛上叱咤风云，左右乾坤，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时期中引导墨西哥这个拉美北端大国的人民走过了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



真正的总统府

松林别墅，院内青松林立，郁郁葱葱，莺啼雀啭，流水淙淙，空气清新，景色幽美。17世纪末，这里曾是当时墨西哥城豪门德拉托雷家族庄园的一部分。1864年，由法国侵略军扶植上台的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亚诺皇帝以政府名义买下了这块地产，扩展成为查普尔特佩克公园的一部分。1934年，因在拉美率先采取石油国有化措施而深受墨西哥人民爱戴的卡德纳斯总统，为了把当时作为总统官邸的查普尔特佩克城堡让出来改为国家博物馆，就搬到松林别墅居住。迄今已有十一位总统把这座风景幽雅的别墅作为他们的府邸。从别墅正门进去，在通往总统楼的道路两侧，可以看到曾在这座别墅居住过的各位总统的青铜雕像。

名义上总统的正式办公地点是位于宪法广场的国民宫，但真正的总统府是松林别墅。除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等重要礼仪活动尚在国民宫举行外，各届总统都习惯在松林别墅处理日常事务，决定国家大事。1981年，我国总理在参加22国坎昆南北首脑会议后访问了墨西哥。这是我国总理第一次对一个拉美国家进行正式访问。我当时在使馆工作，作为使馆指定的为代表团服务的联络员，在准备期间和访问过程中，有机会多次出入松林别墅，观察到

一些外人鲜知的别墅内情况。

总统楼是别墅的中心。这是一幢普通但十分宽敞的两层楼法式建筑。楼上是总统全家的起居室,完全按照总统家人的情趣安排装饰;每届总统搬进去前,一般都要花两至三个月的时间修缮布置。楼下则是总统工作和活动的场所。从正门进去,走过前厅,就是总统的办公室。办公室陈设简朴端庄。房间后半部安放了总统的办公桌,正面墙上,挂着墨西哥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贝尼托·华雷斯的油画像。华雷斯总统被墨西哥人民尊称为“民族英雄”、“人民赤子”和“最伟大的解放者”,各届总统把他的画像挂在办公室内,表示将按照他树立的精神处理国家大事,像他那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办公桌旁边,竖立着一面巨大的墨西哥国旗,象征着总统的绝对权威。办公室的前半部分有四张黑色长沙发,供总统会见客人或召见内阁成员时使用。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墨西哥时和总统会谈也常安排在此,不作特殊布置。1981年我国总理访问墨西哥时,就是在这里和当时的洛佩斯·波蒂略总统举行了会谈。

除了总统楼外,松林别墅还有其他一些建筑和设施,包括因30年代卡德纳将军居住过而得名的卡德纳斯楼、迎宾馆和总统身边工作人员和顾问班子的办公室。墨西哥历届总统多数爱好网球和骑马等体育活动,所以别墅内还设有一个平软如毡的网球场和一片宽阔的草坪。松林别墅里的一举一动受到墨西哥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记者们日夜守候在别墅内专设的新闻办公室周围,猎取消息。



谈到松林别墅,就不能不介绍一下日夜忙碌的总统府警卫人员。在松林别墅的北侧,有一座三层楼房,这是负责总统安全和安排总统活动的总统府参谋部大本营。总统府参谋部成员都是从军队中精选出来的现役军人。参谋部是松林别墅中工作最紧张的部门。总统每去一个地方,参谋部事先要派出人员去安排日程,采取安全措施。总统外出巡视时,参谋长和陆、海、空三名副官始终随身

护卫,从不远离。他们既是总统安全的保卫人员,又是总统的随身秘书。墨西哥在1981年组织的坎昆南北会议,有22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全部由总统府参谋部负责,参谋部的工作获得了与会各国安全人员的好评。我在此期间,以及在以后出任大使的过程中,与参谋部人员有过多次接触、交往,深感参谋部人员的一大特点是精干、工作高效率。1993年5月,我国朱镕基副总理访问墨西哥,在诸多准备工作中,安排活动和保证安全是我作为大使特别关切的问题。应该说,墨西哥一些部门尚有较严重的官僚文牍习气,彼此缺乏协调。与墨方商谈准备工作,开始颇为艰难,常常不易落实,我总放不下心来。后来,经过我反复强调朱副总理访问的重要意义,墨方在访问前10天破例决定改由总统府参谋部负责这次接待工作(一般只负责接待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我与参谋部负责人开了两次工作会议后,才把会见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等各项活动,包括派总统专机送朱副总理一行去外地访问阿卡普尔科港等细节很快就敲定下来,我终于能在朱副总理抵墨前夕睡上了一个安稳觉。参谋部人员也常穿便衣,显得文质彬彬。如果有外人在松林别墅走到不该去的地方,他们就会从暗处走出来,很有礼貌地把他引开。正由于参谋部人员的辛勤工作,松林别墅的活动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危及总统安全的事。



开拓对华关系的埃切维里亚

中国和墨西哥于1972年2月14日正式建交,开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总统在其任期内作出的。埃切维里亚1922年生于墨西哥城,1945年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1946年加入革命制度党,曾在党内、海军部和教育部担任公职,以后又担任内政部部长,1970至1976年出

任墨西哥国家总统。1971年10月,他不顾美国的威胁和拉拢,在联合国第26届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法律上是不可分割的。”之后,又毅然指示出席大会的墨西哥代表团投票赞成恢复我国在这个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在中墨建交仅一年多后,他又率庞大代表团于1973年4月19日至24日对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成为拉美除古巴多尔蒂科斯总统外第一个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家领导人。他偕夫人苏诺访华后,加深了对我国的了解,对中国产生了诚挚的友好感情,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与华关系的措施,为中、墨友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墨西哥是拉美地区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由于历史地缘原因,一方面,长期来墨西哥人民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美国矛盾不断,因为在19世纪中叶,这个北方邻国曾发动侵略战争,兼并了比墨西哥现有面积还要大的23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包括今天美国的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州的全部和科罗拉多、犹他、内华达州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墨西哥又同美国在政治、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三分之二的外贸、外债和外资都与美国相联,因此它同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不太密切。但是,埃切维里亚是一位十分敏锐的政治家。他及时抓住了当时美国霸权日益衰落、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的形势,对内外政策作了一系列调整,一改过去历届总统在国际舞台上不十分活跃的做法,频繁开展对外活动,提出“对外关系多样化”,在国际上各种力量之间搞平衡,以提高墨西哥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第三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建立多边经济联系,逐步改变对美国的依赖关系。同时他又明确表示,墨西哥“决不以一种依赖关系取代另一种依赖关系”。周恩来总理对埃切维里亚的这句名言表示过高度赞赏。

在此背景下,埃切维里亚决定出访中国。中、墨建交初期,他对我国还缺乏了解,存有一定疑虑,曾在同我国首任大使熊向晖递交



国书后的交谈中突然提出我支持过拉美游击队的问题。两国建交后,他对我国的了解增多,重视我国在国际上、特别在第三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意加强同我国的关系,所以把中国列入了1973年标志墨西哥外交政策进入新阶段的六国之行,他同时访问的还有加拿大、英国、比利时、法国和苏联。他在出访前表示强烈希望能会见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求作为访华的具体成果签订两国政府贸易协定和文化科技交流协定,并在贸易上做成一些交易,还要求了解我国的人民生活和建设成就,作为墨西哥国内发展的借鉴。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埃切维里亚的这次来访,决定给予隆重热烈的接待。周总理对外交部呈报的接待方案字斟句酌,作了仔细的批示。周总理还具体交待,一定要配备好西班牙语的翻译班子,以保证接待任务的顺利完成。我幸运地被指定为陪同埃切维里亚的主要译员。这成为我结识这位总统的开始。

埃切维里亚身体魁梧,精力充沛,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精明果断,思维敏捷,讲话不乏幽默。据他的政府部长和总统府参谋部成员在访问过程中告诉我,这位总统喜欢夜间工作,常常深夜一两点钟还把有关官员叫到松林别墅去商谈工作,弄得下面工作人员叫苦连天。访华期间他还不时搞些“突然袭击”,以求了解真实情况。在上海参观马陆公社回旅馆时,正值中午12点钟,半路上他突然提出要去逛商店。从“中百”公司出来后,他又步行到附近的“人民饭店”,提出要在那里吃午饭,而且不愿上楼上雅座,径直走到已有五位顾客(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的桌子就座,并点名要吃和他们同样的饭菜。他边吃边与这几位顾客聊天,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一位顾客在获悉与他交谈的是墨西哥总统时,主动表示坚决支持墨西哥200海里领海权的斗争。埃切维里亚听后高兴极了,说真没想到一个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也知道墨西哥保卫200海里承袭海的斗争。虽然这次日程的突然改变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但把我们的礼宾官和警卫人员搞得十分紧张和狼狈。事后,埃切维里亚得意



而又调皮地对我们的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同志说：“我把你们的一切安排都打乱了！”

埃切维里亚总统和他的夫人及随行人员对中国给予他们的热烈欢迎十分感动。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他们都在机场和路过的主要街道上受到了场面感人的迎送。在北京十里长安街上，中、墨两国的国旗在各色彩旗的烘托下迎风飘扬，夹道欢迎的热情群众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层。车队慢慢驶到天安门时停了下来，埃切维里亚总统在周总理的陪同下走出礼车，向欢迎群众频频挥手致意，群众中竟有青年用西班牙语热情欢呼：“欢迎你，墨西哥总统！”在上海，他们抵离时都已是深夜，而且刚下过滂沱大雨，地上还淌着雨水，仍有数千名群众等候在机场上，他们载歌载舞，热情地欢呼中、墨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些场面使得不少墨西哥朋友感动得热泪盈眶。陪同访问的拉瓦萨外长和外长夫人说，他们出访六国，“只有中国给墨西哥总统这样热烈的欢迎，只有中国人民对我们是真诚的热情奔放”。

埃切维里亚总统和他的夫人苏诺特别感谢周总理和邓大姐亲自陪同他们去大寨参观，因为他们知道周总理日理万机，工作特别繁忙（他们还不知道当时周总理已身患绝症），邓大姐因身体不好平时很少陪同外宾外出。代表团一行抵达大寨时，公社社员手中挥舞着墨西哥和中国的小旗子，夹道向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邓大姐和苏诺手挽着手，另一只手也各自拿着对方国家的旗子，频频挥舞着在欢迎群众中穿过，中、墨记者抢拍下了这个象征两国友谊的镜头。苏诺感到十分激动，她事后把邓大姐手中的墨西哥小国旗要了过去，连同记者提供的照片一直珍藏在家中，成为她这次访华最珍贵的纪念品之一。每当有中国朋友到埃切维里亚家中作客时，她都要拿出来含泪向大家讲述当时激动人心的情景。

当然，埃切维里亚这次访华最主要的活动是同我国领导人的会见，特别是同毛主席的会见和周总理的会谈。在短短的几天访



问中,周总理同埃切维里亚总统进行了五次会谈,四次在北京,每次都长达两三个小时,在从大寨赴西安的火车上,周总理还抓紧时间同埃切维里亚进行第五次会谈,着重向埃切维里亚介绍了我国发展经济的问题。我有幸担任了这五次会谈的翻译,对总理那种富有耐心和说服力的谈判风格至今记忆犹新。

双方五次会谈主要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问题。“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是埃切维里亚在联合国提出的倡议。周总理对埃切维里亚在第三届贸发会议讲话中提出的原则表示赞赏和支持。总理说这些原则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反帝、反新老殖民主义、反垄断、反倾销的。制定“宪章”,我们原则支持。这是个大问题,议论很多,第三世界也不齐,要推动。还是要把平等、互利等共同性的东西先确立下来,共同点确定后,对第三世界发展经济有帮助。总理还赞赏了埃切维里亚提出的以穷国和富国划分界线的主张。会谈的第二个问题是签署拉美禁核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墨西哥是拉美禁核条约的发起国和存约国,正在积极争取五大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签署承担尊重该条约、不向拉美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义务的第二号附加议定书。当时美国和英国已签署并批准。这次埃切维里亚访问法国和苏联时,法国表示一旦可能即签署,苏联则仍不同意签。所以,我签署与否对推动这两个国家改变态度有重要作用。周总理向埃切维里亚谈了我对裁军和核武器问题的立场,并表示在第二号议定书上签字对我们来说没有困难,因为我们反对核战争,更不会到拉美去进行核试验。中国对墨西哥和整个拉美承担这一义务是有保证的,说到就要做到。总理还指出,条约是不是靠得住,还是个问题,条约作为动员人们为此而奋斗是有好处的,对愿意遵守的人来说也是有效的,但有些人签了也可能不算数。会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发展经济问题。双方介绍了各自的经验。周总理说,一个国家粮食问题不解决,工业也不可能发展,农业问题解决了,发展经济,进而发展重工



业就有了基础。每次会谈结束后,埃切维里亚都会情不自禁地对总理的知识渊博、哲理思想和对小国的尊重感叹不已,感到十分钦佩。

埃切维里亚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圆满地结束了,他带着中国人民对墨西哥人民的深厚友情,怀着对中国的十分良好的印象,回到了墨西哥。由于他的访问,中国在墨西哥的影响大大扩大了。埃切维里亚总统在其任期的以后几年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增进中、墨两国友好关系。两国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领域的来往明显增多。他邀请我国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去墨西哥访问,派他的儿子带着一批滴水灌溉设备和有关专家来我国传授技术,邀请中国的青年人去墨西哥学习并安排专人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墨两国间许多重大交往,他都亲自过问。在他的推动下,在墨西哥出现了一股“中国热”。他卸任后,又以新总统洛佩斯·波蒂略的特使的身份于1977年再度访华,还去了西藏。之后,他又多次以公职或私人身份来过中国。他的夫人和子女,他的全家都对我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当我于1990年出使墨西哥时,在朋友中我首先去看望了他。虽然已时隔18年,岁月毫不留情地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但他依旧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更可贵的是他对我国的热情不减当年。每逢我国国庆,只要他在墨西哥城,他都要参加我举行的招待会。他热情地介绍了许多朋友与我相识,帮助我开展交友工作,经常对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特别对加强文化交流提出建议和意见。他开拓了墨西哥与新中国的关系,为中、墨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我在出使墨西哥的这几年中,在与他的多次交往中受益匪浅。遗憾的是他那位和蔼可亲的苏诺夫人因长期病重,我始终未能与她再见上一面。



适逢“石油景气”的洛佩斯·波蒂略

我结识埃切维里亚的继承者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是在

我第一次去我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工作期间。那时由于我的外交官级别还低,直接与他交谈的机会不多,但是在使馆研究室工作,对他的讲话和著作一直比较注意,与同行们不断研究和分析。

洛佩斯·波蒂略总统 1920 年生于墨西哥城,出身于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名门之家。他是法学硕士,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又在智利留过学。他于 1945 年加入革命制度党,1959 年起在政府部门工作,先后任总统府部副部长、国家财政部副部长、联邦电力委员会主任,1973 年起任财政部长,1976 至 1982 年为国家总统。



洛佩斯·波蒂略在政府部门任职期间以熟悉财经问题并善于理财而闻名。他处事谨慎,讲求实效。他自称是“典型的中等阶级”,“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墨西哥政界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务实派”。有人说他是“个性强但不固执、笃守信义”的政治家。但他更是一位学者,两鬓灰白,举止文雅,在墨西哥最高学府任教多年。善于演讲,经常引用历史和文学典故。他是墨西哥有名的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理论家,发表过《墨西哥国家的起源及其独特的理论》等关于国家学说的著作。他还根据古代传说写了历史神话小说《羽蛇》。我国在他 1978 年 10 月访华前夕专门组织翻译了这本著作,并在访问期间向他赠送了中译本。

洛佩斯·波蒂略总统上台后,重点抓经济,而且确实是位内行。他得益于当时的“石油景气”,在执政的头几年把墨西哥的经济搞得生气勃勃。可是又由于“石油危机”,他结束任期时困难重重,颇遭非议和抨击。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和石油紧紧地连在一起。

石油,在墨西哥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产值在 70 年代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墨西哥为维护本国经济权益,于 1938 年宣布把属于美、英、荷资本的 17 家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建立了墨西哥石油公司,由国家负责石油勘探、开采、炼油、运输和销售等全部业务。这一措施大大激怒了美、英帝国主义,它们对墨西

哥实行禁运政策,抵制墨西哥石油和其他产品入境,停止向墨西哥供应石油工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零配件,责令各运输公司不得为墨西哥运输石油,甚至在墨西哥制造事件,进行骚乱。但是墨西哥政府在本国人民的支持下,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壓力。石油公司不断发展和壮大,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企业。它的建立对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墨西哥人民一直为此自豪。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西班牙语缩写是 PEMEX,中文译音是“佩墨斯”。在墨西哥城,到处可见挂着“佩墨斯”牌子的加油站和“佩墨斯”的广告,“佩墨斯”大楼是全市最高的建筑。墨西哥人在交谈时,也往往离不开“佩墨斯”这几个字。“佩墨斯”已同墨西哥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对墨西哥人来说,这几个字意味着光荣的历史和灿烂的前程,但也引起了他们的许多忧虑。

墨西哥石油的蕴藏量非常丰富。1901年,在圣路易斯波多西钻了第一口井。20年代,墨西哥的原油日产量达53万桶,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二位。当时最重要的油田是墨西哥湾沿岸的杜斯潘地区,人称“黄金带”。国有化后,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产量一度下跌。70年代初,政府增加石油生产的投资,大力发展石油工业。洛佩斯·波蒂略总统于1976年就职后,就提出以石油工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杠杆。墨西哥石油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和开采,探明石油储藏量为720亿桶。五年后,日产量由80万桶增至250万桶,日出口量由80万桶增至140万桶。墨西哥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大石油输出国。墨西哥在发展石油工业的过程中,注意培养本国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发展本国的石油技术和石油机械,并大力发展石油化学工业。

1980年,我曾陪同当时我国驻墨西哥大使王泽同志,应墨西哥石油公司的邀请专程去石油主要产地坎佩切和塔巴斯科州访问,乘坐公司提供的直升飞机从大陆油田到海上油井参观了一整天。确实,油田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特别是接待人员的那种自信

